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卷第八

文史通義外篇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三史同姓名錄序

遼金元三史人多同名如前人所論元有五伯顏四脫脫金有兩婆廬火三婁室遼有兩蕭韓家奴其類甚多汪上湖韓門綴學嘗論及之且云或謂譯無定字同名者不妨易換同音之字若遼之耶律撻不也與耶律塔不也撻塔異文阿里海牙與阿禮海牙里禮異文可以示別汪氏以謂同者太多勢難盡變是固然矣抑有未也譯取同音本無定字史官以私意改易字形取其易

於分別爾假如撻甲而塔乙里丙而禮丁惟史官得自知之他處紀載仍可彼此互換或一概無分蓋本無一定不易之義例其勢自不能盡人皆心喻也故汪氏之說徒慮太多不能盡變不知縱能盡變其勢亦不行也又云金有兩婆盧火皆太宗時宗室以在後者附前有兩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又同守河中因合爲一傳兩蒲察六斤一與謀逆一守門不肯從亂並見胡沙虎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金史首創其例似可爲法也按金史創例固未足以立訓而汪氏以爲可法則亦不知古人之大體矣夫窮則必變變必求通而後可垂久凡事莫不然也史家發凡起例當爲後世師法遇此等參差之

事皆爲前代所無而後世之所必不免者尤宜立法以濟其窮豈可以巧術小數穿鑿私智苟免已責而不顧後人之難爲典要哉夫對音繙繹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撰爲同名考將全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攷別勒爲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豈不軒目豁心可爲久法又何苦心曲意斤斤於列傳分合之間求識別乎且史家銓配列傳自有精義或以事聯或以道合或以類從或以時次其常例也至於老莊申韓之異操同歸屈原賈生之絕代同錄霍光日磾之敬肆非倫夏侯諸曹之宗戚無辨古人比事屬辭其

道通於神明變化是何如絕業也而區區以名字之同強爲分合則亦無異兒童數枚之見矣況人名豈盡限於列傳本紀志表參差雜出即使列傳可分閱紀志者又豈能皆悉歟夫不明於法度而維以小慧苟爲彌縫未有不反失大體者也此余向所撰著文史通義之篇也今見龍莊三史同名之錄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龍莊問序於余卽以舊稿貽之事理之當然者不容有異說也龍莊是書蓋三易其稿再涉寒暑有苦心矣前人謂元有五伯顏或廣至九伯顏以爲詳矣今龍莊所攷蓋同名伯顏幾二十人視前人所攷不啻倍蓰此則書之精詳不可不著者也嘉慶戊午暮春下浣

史姓韻編序

吾友龍莊先生愜行工文初以名幕成名進士試爲州縣以名宦聞究以直道齟齬投劾歸里著書滿家多孝友蘊積及愷惠緒言其書布粟而不彫繪識者稱之又以其餘力爲史姓韻編及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二書以備讀史者之稽檢蓋君嘗謂居處宜窮經蘊在官宜覽史事然則二書非徒著書餘工抑亦臨政之餘課也君自謂此事殆於古人所云無補費精神者然十許年之功力不忍虛擲俾余序言其端序曰古人讀書精專務大而不遺其細經史囊括甚富大義昭矣其閒名數事物非具數家專門之學分途攻取不足盡其蘊也姓編

倣於劉宋姓苑名錄倣於蕭梁孝元人皆知爲比類徵事之書而已不知周官小史掌奠系世而譜牒爲姓氏專司御史掌贊書數從政而仕版爲人民綜要古人大典存其官守所謂制也後代禮亡官失師儒沿其遺意遂爲治經業史專門名家至專家又失其傳而比類徵事之書紛然雜出剽掠近似以爲耳目玩弄之具而古人之家學亡矣昔者諸侯去籍周譜僅存史遷因之以作世家系表而餘文遂不復究世本流傳六朝尙有其書杜預之治左氏春秋所爲世卿公子諸譜多所取質此姓系名錄所以爲經史專門之家學也班氏古今人表爲世詬厲史識如劉知幾乃亦從而非之至今史家

以爲瘡痍嗟夫此正春秋家學流傳非班氏所能私創
史遷忽略而班氏特取以補其疎與地志藝文諸篇並
爲要典後世於藝文地志之補則爲有功而人表一篇
不但不知闡其絕學且隨聲附和而詆毀之宜史家之
列傳日出日繁而不可簡料矣蓋史以紀事事出於人
人著於傳凡史莫不然也溯古之傳非得人表以爲總
彙則於故籍必有偏枯去取之嫌徵今之傳非得人表
以爲總彙則於近人必有隨類求全之弊故人表者春
秋譜牒之遺而類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於史篇則
人分類例而列傳不必曲折求備列傳繁文旣省則事
之端委易究而馬班婉約成章之家學可牽而復也夫

史之大忌文繁事晦史家列傳自唐宋諸史繁晦至於不可勝矣使欲文省事明非復人表不可而人表實爲治經業史之要冊而姓編名錄又人表之所從出也故曰專門之學不可同於比類徵事書也余嘗歎史家絕學千載失傳而史籍猥繁殆如昔人之論治河所謂增修故隄勞費無已且不知於何底也其故雖不止列傳一端而列傳實爲尤甚若由汪君之書而思類別人名因以復人表而清列傳也亦廓清蕪蔓之一道歟

藉書園書目敘

藉書園書目者歷城周林汲編修籍錄所藏經史百家之書用隋唐四庫例粗具孔目以備稽檢者也周君嘗

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
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
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
觀之本亦略具焉然周君之志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
山又欲強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紀綱而使學者
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
感於古人藏書之義著儒藏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
爲永久法式嗚呼周君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
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
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
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

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
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
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
下學識亦愈以卑污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
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
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挾村書以守旃蒙
者遂得以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
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

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周君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部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萊竹堂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能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周君相去當何如耶雖然羣書旣萃學者能自得師尙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卽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

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爲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讀古人書而求其意蓋難矣哉六藝先王舊典以言建事其道簡易平直人皆可知卽曰詩以言志而正風雅頌揄揚功德歌詠盛平亦無隱而不彰之義又何意之難求者哉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之有升降三代後世之所以分也蓋太師陳詩觀風之職廢而賢者多抱隱憂乃以詩爲忠憤之所寄託不得不微其辭

矣太史執簡奉諱之職廢而聖人乃有懼志遂以春秋
爲予奪之所寓不得不嚴其辨矣三代以後官師分而
學士始以著述爲一家言而著述者又自以謂不當其
位則不可以徑遂其辭往往旁申反託側出互見後世
詩才史學託文采以傳不朽者胥是道也旣不得不託
於文采則凡無其質而謬託於斯文者亦理勢所必然
是以讀古人書貴能知其意也然春秋而後繼以左國
而傳者遂多變雅以後繼以屈辭而知者愈少何哉史
體猶直而詩旨更婉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夫
讀屈子之文而知悲其志可謂知屈子矣然未明言其
志而後人懸揣其意而爲之說者則紛如也蓋求寄託

之志而不得則遂至於太過猶夫習春秋者求褒貶之志而不得則穿鑿而不可通也夫屈子之志以謂忠君愛國傷讒疾時宗臣義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懷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覆致意其孤懷獨往不復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潔太史推與日月爭光而於賈生所陳三代文質終見讒於絳灌者同致弔焉太史所謂悲其志歟至於文字流傳義有主客古人著述道豈拘墟東皇太一不過祀神而或以謂思君橘頌嘉樹不過賦物而或以爲疾惡朱子曰離騷不甚怨君後人往往曲解洵知言哉夫人卽清如伯夷未有一咳唾閒卽寓懷高餓忠如比干未有一便旋閒亦留意格

君大義不明而銖銖作解此治書者之不如無書也余
讀屈子之書向持此論而與詞章之士言之則徒溺於
文藻與理義之士言之則又過於膠執竊歎二十五篇
之隱久矣及官蘄水得交明經劉君談文講藝雅與余
相契合暇日出其伯兄雲翼先生所著屈子章句請余
爲序余觀雲翼自序以屈子之志比於小弁之仁以頃
襄之忘仇結昏同平王之遣戍申許騷雅同源一言得
其梗概可謂讀古人書能知古人之意者矣他若定其
二十五篇以從漢志章剖句析不必斤斤求合而自能
以意逆志可以一空前人之支離附合與余夙所疑者
不啻冰釋而節解也雲翼之於斯文不已深歟雲翼以